

文化人类学角度下的白族锻造研究

庄冬冬¹, 孙捷²

(1.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 300141; 2.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摘要: **目的** 对聚居在我国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之上的, 以口承文化为主的白族的锻造技艺进行研究。**方法** 通过实地考察的“直接观察法”, 搜集整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白族锻造铜银的技艺及纹饰, 以此为标本探讨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传承与演进。**结论** 白族人仍将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 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这种“技艺即生活, 生活即文化”的传承方式是研究白族文化承传与演进的重要活化石。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 白族锻造; 文化承传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6)22-0052-04

Forging of Bai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ZHUANG Dong-dong¹, SUN Jie²

(1.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Tianjin 300141, China;

2.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research the forging technique of the Bai, whi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oral inheritance and living in the Silk road and the Tea-Horse road traversed through Yunnan and Tibet in south China. Through collecting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by the "direct observational method" through field study, surveying the technique and ornamentation of forging for copper and silver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it discusses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for itself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context. The Bai has still combined their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with daily life. The humanities behind it is irreplaceable. This inheritance way called "technique is life and life i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living fossil for us to research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Bai's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anthropology; forging of Bai; cultural inheritance

在连接中国和缅甸的茶马古道的北面, 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 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和洱海之间, 这里就是民家(白族)的家。在云南, 民家(白族)是人口最多, 最文明开化的民族之一^[1]。

白族聚居地地处中原汉文化、青藏文化及东亚小乘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频繁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得白族本族文化有了更多与外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机会, 这种特殊的交流、融合的文化样式又造就了白族锻造技艺的独

特性和典范性。

1 白族锻造技艺的历史承传

白族的锻造技艺是集汉族、藏族、印度、尼泊尔等地区的传统金属工艺于一体的手工艺术。一块银、铜板在经历了千百锤的手工锻打之后, 坚硬的金属最终被延展成器, 锻造的器皿多为生活器, 其并不单单强调其艺术功能, 而是以生活为本。据《大理古佚书钞》记载, 汉朝时期, 白族聚居地就已成

收稿日期: 2016-10-19

作者简介: 庄冬冬(1981—), 男, 山东人, 天津美术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首饰艺术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孙捷(1983—), 男, 贵州人, 同济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首饰艺术设计方面的研究。

生产精美的铜饰品和器物了。到南诏时期,以鹤庆新华、秀邑、沙登村、罗伟邑、三义等村寨为代表的白族匠人就已开始游走周边的村镇,以打造各种金属器及工具为生。伴随着后续封建王朝的强盛及疆域的扩大,中原帝国对于滇西地区的统治不断加强,迁徙政策带来了大量的中原汉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移民,先进的铜银器锻造技艺也伴随着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被传到了白族聚居地,白族先民将中原工艺与本土的工艺相互结合,从而大幅提升了白族人在铜银器锻造方面的技术水平^[2-3]。另据《鹤庆县志》记载,到明朝中期,鹤庆就有了明确以加工、制作金银铜铁器皿和饰物为业的匠人。继后范围不断扩散,发展到清光绪年间,仅大理一地就有10余家专业的银匠店,它们多采取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以师徒关系维系,以自产自销的方式,加工和定制金银铜铁器皿和饰物。白族匠人在其游走、学习、打制的过程中,以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依据,专注的制作出符合各民族文化特质的金、银制品。在历时500多年的世代承传中,白族人将工艺技巧、造型特征及图案纹饰手口相传,并逐渐形成了白族锻造技艺的独特韵味。可以说,白族的锻造技艺融合了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彰显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是白族文化的重要外在表征之一。

2 白族锻造技艺的形式表现

白族的锻造技艺在经过了世代的生产、实践和承传之后,形成了一套特点突出,系统完备的技术体系,其对材料特性的认识、工具的制作和使用以及工艺技术手段的实现等方面,都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对材料、工具、工艺等的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反复的训练使工艺技术得以超脱,成为一种自身的能力,并最终获得造物的能力。

材料是人类造物的物质基础,是手工技艺的物质载体和实施对象。材料的独特性直接关系到器物的制作方式以及技艺的呈现效果,就如《淮南子》中所言“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所宜”。白族匠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归纳总结银铜金属材料性能和特质,充分利用金属的延展性和柔韧性,配之以匠人的反复锻打,最终锻造成器。

对于材料的特殊性的挖掘和拓展促进了锻造技艺的发展和技法效果的提升,伴随其中的就是工具的演进。白族锻造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改

造和提升工具,以追求实功能与得心应手的完美结合。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曾说过:“手是工具的主人,工具是手的延伸,合手的工具才是最好的工具,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4]。”白族锻造中最有特点的工具是由匠人亲手打制的各种形状、功能的钢制鏊子,铜银器上的精美图案就是由这些钢鏊鏊刻而成。因此许多匠人将这道工序称之为“鏊花”。制作时,匠人端坐其间,左手握鏊,右手持锤,在锤子的反复敲击下,各种形状的鏊子依纹饰和肌理的需要自由组合,将事先勾画好的图案纹饰精细的勾勒出来,如同画家运笔,细细描摹,一气呵成。

面对传统的铜银器锻造工艺,白族匠人有序、有效的延续了下来,器形可以采用传统铜银器锻造方法,整件锤制成型;也可以根据形状需求,分片锤制之后焊接成型。其主要步骤为:首先根据器形的特征将把铜、银板置于锻造砧上,用锻造锤打制出基础的形状,之后,再将器皿内部灌注铅水,形成扎实的铅心,利用铅的柔韧性,既可填充器皿形状又利于下一步对器形的深入刻画,反复多遍锤制后,直至器形完整,接着溶化铅心,器皿锻造的主要工艺就完成了。如需细部鏊刻,则需对器皿退火软化,并再次灌入铅水,形成铅心,之后便可用鏊子进行鏊刻的描绘了,待所有图案鏊刻完成,溶出铅心,打磨抛光即可完成。

3 白族锻造技艺的纹饰表现

白族铜银器上的纹饰题材内容丰富,其独特的表现语言反映出白族人对于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以及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白族作为一个以口承文化为主的民族,口传的纹饰图案有效的保存和传承了民族风俗及特征,于此同时,它也生动的诠释了白族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特质。贡布里希曾在《秩序感》中将人类的装饰动机归结于生物内在的“秩序感”。这种生物的“秩序感”促使人们不断探索、寻找各种装饰元素。白族人正是把他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花鸟鱼虫通过整理并反复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纹饰。归纳其纹饰图案大致可将其分为3类。

一是原始图腾崇拜纹饰,其中包含有龙纹、凤纹、鱼纹、海螺纹、鹤纹和虎纹等动物纹饰,还包括源于汉族的吉祥纹饰,如喜鹤登梅、福禄寿喜、凤穿牡丹、龙凤呈祥等;以及源于藏传佛教的纹饰,如八仙、四不像、汉八宝、藏八宝、八吉祥、六字

真言、莲花,宝相花等^[5]。白族匠人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将这种原始的信仰,通过器物上的纹饰篆刻,以艺术化的语言移情于物,世代传承,借由这种视觉化的纹饰图案,将美好的精神寄托融入到族群的民族文化形态中保留下来。

二是自然题材纹饰,如花纹、卷草纹、葫芦纹、云纹、水纹等。格罗塞认为:“原始民族的装饰纹样,大多取材于自然万物;它们是对自然形态的摹拟和仿效。虽然现在的装饰艺术同样也会大量的取用自然界中的万物作为创作的母题;……有所不同的是文明民族的装饰艺术喜欢取材于动植物等自然万物,而原始的装饰艺术却仅仅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6]。”白族的自然题材纹饰在造型上既强调自然原型的自然特征,又通过装饰的手法进行高度的概括与夸张,通过多年的积累与演变,形成了更具形式美的韵律,更富情趣的形象,更为理想化的纹饰气质。

三是抽象符号纹饰。带有美好寓意或吉祥象征的形象被抽象为符号,其中包括:回纹、漩涡纹、点纹、卍纹等。作为应用频率最高的回纹就是象征吉祥绵长不断或富贵不断之意。看起来简单的符号化的纹饰以线性的方式,按照特定的规律、方向排列交织在一起,从功能上看,它是一种形式上的装饰纹样,但其间蕴含的象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

4 白族锻造技艺的文化内涵

白族的锻造技艺由于历史久远,且已融入到当地人民的日常起居之中、与生活密不可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富集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就曾在其著作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阐述:“人类在创造技艺的同时也创造了其自身,人类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及纯粹的人造物时,又将人类自己的思想深刻地嵌入这些造物中,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7]。”在白族的日常生活中,小到生活饮食、大到婚丧嫁娶、再到寺庙供奉都离不开铜银器。对于鹤庆白族的男人来说,打制铜银器几乎成为其生活的必须,村里的男人几乎人人都在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甚至可以说,铜银器的锻造已被打上了深深的白族人民生活、行为方式的烙印。正如,日本著名民艺学家柳宗悦在其《民艺论》中所言:“工艺文化有可能是被我们所遗失的正统文化。因为离开了工艺文化,我们也就丧失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换言之,只有工艺文化的存在,

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生活文化。我们将工艺文化物化为日常的起居饮食、衣着保暖、家具器物以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如果工艺文化是贫弱的,那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空虚、寡淡……如果工艺文化不繁荣,就会致使整个的文化系统便失去了基础和活力^[8]。”

由此可见,白族锻造的技艺与纹饰图案所反映出的更多的应该是其族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意识以及人文精神,这些都是研究其文化内涵的重要标本。

5 结语

研究白族的锻造技艺并非仅仅是对其工艺、纹饰以及生产方式的直白记录,更是对其中所昭示的地域特征、生活方式以及流传其间的“技艺即生活,生活即文化”的文化模式的探索^[9-11]。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去审视白族的锻造技艺,从其出现、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入手,探寻和挖掘蕴藏其间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下,将白族的锻造技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剖析,不仅对研究中国传统手工技艺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深刻的认识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文化特质具有更为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费茨杰拉德 C P. 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FITZGERALD C P.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Dali, Yunnan[M].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06.
- [2] 李浩,张继白.大理古佚书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LI Hao, ZHANG Ji-bai. Dali Ancient Authors[M].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3] 杨国才.白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传承[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23.
YANG Guo-cai. The Connotation and Inheritance for Bai Traditional Culture[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4(3): 23.
- [4] 柳宗悦.工艺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YANAGI M. Crafts Civilization[M].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陈燕琳. 云南大理鹤庆新华村白族银铜手工技艺研究[D].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CHEN Yan-lin. Study on Yunnan Heqing Xinhuaacun Bai's Silver and Copper Handicraft[D].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 2013.
- [6]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GROSSE E. The Beginnings of Art[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 [7] 莫斯, 涂尔干, 于贝尔.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10.
MAUSS M, DURKHEIM E, HUBERT H. Techniques,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M]. Beijing: World Book Inc, 2010.
- [8] 柳宗悦. 民艺论[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2.
YANAGI M. Folk Art Theory[M]. Nanchang: Jiangxi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9] 贡布里希 E H. 秩序感[M].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GOMBRICH E H. The Sense of Order[M]. Nanning: Guangxi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10] 苗广娜. 产品设计中式审美的文化倾向表现研究[J]. 包装工程, 2015, 36(12): 135—138.
MIAO Guang-na. The Culture Tendency of Chinese Aesthetic in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5, 36(12): 135—138.
- [11] 钟玮. 谈民间手工艺审美特征影响下的土特商品包装设计[J]. 包装工程, 2013, 34(24): 107—110.
ZHONG Wei. Discussion on Packaging Design of Native Commodities Affected by Aesthetic Style of Folk Arts and Craft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3, 34(24): 107—110.